

## 第七十五回

心猿鑽透陰陽竅

魔主還歸大道真

却說孫大聖進於洞口，兩邊觀看，只見——

骷髏若嶺，骸骨如林。人頭髮亂成髑片，人皮肉爛作泥塵。人筋纏在樹上，乾焦晃亮如銀。真個是尸山血海，果然腥臭難聞。東邊小妖，將活人拿了剝肉；西下潑魔，

把入肉鮮羹鮮烹。若非美猴王如此英雄胆，第二個凡夫也進不得他門！

好多時，行入二層門裏，看時，呀！這裏却比外面不同：清奇靜雅，秀麗寬平；左右有瑤草仙花，前後有喬松翠竹。又行七八里遠近，纔到三層門。閃着身，偷着眼看處，那上面高坐三個老妖，十分瘳惡。中間的那個生得——

獠牙鋸齒，圓頭方面。聲吼若雷，眼光如電。仰鼻朝天，赤眉飄焰。但行處，百獸心慌；

若坐下，羣魔胆戰。這一個是獸中王，青毛獅子怪。

左手下那個生得——

鳳目金睛，黃牙粗腿。長鼻銀毛，看頭似尾。圓額皺眉，身軀磊磊。細聲如窸窣佳人，

玉面似牛頭惡鬼。這一個是巖齒修身，多年的黃牙老獠。

右手下那一個生得——

金翅饜頭，星睛豹眼。振北圖南，剛強勇敢。變生翔翔，鸚笑龍慘。搏風翻白鳥藏頭，

舒利爪，諸禽喪胆。這個是雲程九萬的大鵬鷲。

那兩下列着有百十大小頭目，一個個全裝披掛，介冑整齊，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。行者見了，心中歡喜，一些兒不怕，大踏步，竟直進門，把梆鈴卸下，朝上叫聲：「大王。」三個老魔，笑呵呵回道：「小鑽風，你來了？」行者應聲道：「來了。」「你去巡山，打聽孫行者的下落何如？」行者道：「大王在上，我也不敢說起。」老魔道：「怎麼不敢說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奉大王命，敲着梆鈴，正然走處，猛抬頭，只看見一個人，蹲在那裏磨杠子，還像個開路神；若站將起來，足有十

數丈長短，他就着那湖崖石上，抄一把水磨一磨，口裏又念一聲，說他那杠子到此還不曾顯個神通，他要磨明，就來打大王。我因此知他是孫行者，特來報知。」

那老魔聞此言，渾身是汗，謊得戰呵呵的道：「兄弟，我說莫惹唐僧，他徒弟

先作了準備，磨棍打我們，却怎生是好？」教：「小的們，把洞外大小俱叫進來，關了門，請去罷。」那頭日中有知道的，報：「大王，門外小妖，已都散了。」老魔道：「怎麼都散了？想是關得風聲不好也。快早關門！快早關門！」衆妖兵把前後門盡皆牢拴緊閉。

行者自心驚道：「這一關了門，他再問我家長裏短的事，我對不來，却不弄走了風，被他拿住，且再謊他一說，教他閉着門，好跑。」又上前道：「大王，他還說得不好。」老魔道：「他又說甚麼？」行者道：「他說拿大大王剝皮，二大王鬪骨，三大王抽筋，你們若關了門，不出去啊，他會變化，一時變了個蒼蠅兒，自門縫裏飛進，把我們都拿出去，却怎生是好？」老魔道：「兄弟們仔細，我這洞裏，連年家沒個蒼蠅，但是有蒼蠅進來，就是孫行者。」行者暗笑道：「就變個蒼蠅，說他一說，好閉門。」

大聖閃在旁邊，伸手去腦後拔了一根毫毛，吹一口仙氣，叫『變』，即變做一個金蒼蠅，飛去望老魔劈臉撞了一頭。那老怪慌了道：『兄弟！不停當那話兒進門來了！』驚得那大小羣妖，一個個丫鈔掃帚，都上前亂撲蒼蠅。這大聖忍不住，吸吸的笑出聲來。乾淨他不宜笑，這一笑笑出原嘴臉來了，却被那第三個老妖魔，跳上前，一把扯住道：『哥哥，險些兒被他瞞了！』老魔道：『賢弟，誰瞞誰？』三怪道：『剛纔這個回話的小妖不是小鑽風，他就是孫行者。必定撞見小鑽風，不知是他怎麼打殺了，却變化來哄我們哩。』

行者慌了道：『他認得我了！』即把手摸摸，對老怪道：『我怎麼是孫行者？我是小鑽風。大王錯認了。』老魔笑道：『兄弟，他是小鑽風。他一日三次在面前點頭，我認得他。』又問：

『你有牌兒麼？』行者道：『有。』撈着衣服，就拿出牌子。老怪一發認實道：『兄弟，他。』三怪道：『哥哥，你不會看見他？他纔却閃着身，笑了一聲，我見他就露出個。』

我扯住時，他又變作個這等模樣。』叫：『小的們，拿繩來！』衆頭目即取繩索。三怪把行者扳翻倒，四馬攔蹄捆住；揭起衣裳看時，足足是個弼馬溫。原來行者有七十二般變化，若是變飛

禽走獸，花木器皿，昆蟲之類，却就連身子滾去了；但變人物，却只是頭臉變了，身子變不過來。果然一身黃毛，兩塊紅股，一條尾巴。

老妖看着道：『是孫行者的身子，小鑽風的臉皮。是他了！』教：『小的們，先安排酒來，與你三大王，澆個得功之杯。既拿倒了孫行者，唐僧坐定是我們口裏食也。』三怪道：『且不要吃酒。孫行者溜撒，他會逃遁之法，只怕走了。教小的們，抬出瓶來，把孫行者裝在瓶裏，我們纔好吃酒。』老魔大笑道：『正是正是！』即點三十六個小妖，入裏面開了庫房門，抬出瓶來。

你說那瓶有多大？只得二尺四寸高，怎麼用得三十六個人抬？那瓶乃陰陽二氣之寶，內有七寶八卦，二十四氣，要三十六人，按天罡之數，纔抬得動。

不一時，將寶瓶抬出，放在三層門外，展得乾淨，揭開蓋，把行者解了繩索，剝了衣服，就着那瓶中仙氣，騰的一聲，吸入裏面，將蓋子蓋上，貼了封皮，却去吃酒道：『猴兒今番入我寶瓶之中，再莫想那西方之路！若遂能禮拜佛求經，除是轉背搖車，再去投胎奪舍。』你看那大小羣妖，一個個笑呵呵，都去賀功不題。

却說大聖到了瓶中，被那寶貝將身束得小了，索性變化，蹲在當中；半晌，那邊蔭涼，忽失聲笑道：「這妖精外有虛名，內無實事。怎麼告誦人說這瓶裝了人，一時三刻，化爲膿血？若是這般涼快，就住上七八年也無事！」嘆！大聖原來不知那寶貝根由：假若裝了人，一年不語，一年蔭涼；但聞得人言，就有火來燒了。大聖未曾說完，只見滿瓶都是火焰，幸得他有本事，坐在中間，捻着避火訣，全然不懼。耐到半個時辰，四周圍鑽出四十條蛇來咬。行者輪開手，抓將過來，儘力氣一搯，搯做八十段。

少時間，又有三條火龍出來，把行者上下盤繞，着實難禁，自覺慌張無措道：「別事好處，這三條火龍難爲。再過一會不出，弄得火氣攻心，怎了！」他想到：「我把身子長一長，勞破罷。」好大聖，捻着訣念聲咒，叫「長」！即長了丈數高下，那瓶緊靠着身，也就長起去；他把身子往下一小，那瓶兒也就小下來了。行者心驚道：「難難難！怎麼我長他也長，我小他也小，如之奈何！」

說不了，孤拐上有些疼痛，急伸手摸摸，却被火燒軟了，自己心焦道：『怎麼好？孤拐燒軟了，弄得個殘疾之人了！』忍不住吊下淚來——這正是遭魔遇苦惱三藏，着緊臨危慮聖僧。——道：『師父啊！當年飯正，蒙觀音菩薩勸善，脫離天災，我與你苦歷諸山，收殮多怪，降八戒，得沙僧，千辛萬苦，指望同證西方，共成正果，何期今日遭此毒魔，老孫誤入於此，傾了性命，撇你在半山之中，不能前進，想是我昔日名兒，故有今朝之難！』

正此悽愴，忽想起：『菩薩當年在蛇盤山曾賜我三根救命毫毛，不知有無，且等我尋一尋看。』即伸手渾身摸了一把，只見腰後有三根毫毛，十分挺硬，忽喜道：『身上毛都如彼軟熟，只此三根如此硬鎗，必然是救我命的。』即便咬着牙，忍着疼，拔下毛，吹口仙氣，叫『變！』一根即變作金鋼鑽，一根變作竹片，一根變作綿繩，扳張篋片弓兒，牽着那鑽，照瓶底下颼颼的一頓鑽，鑽成一個眼孔，透進光亮，喜道：『造化造化！却好出去也！』纔變化出身，那瓶復蔭涼了，怎麼就涼？原來被他鑽了，把陰陽之氣泄了，故此遂涼。

好大聖，收了毫毛，將身一小，就變做個螻蛄蟲兒，十分輕巧，細如鬚髮，長似眉毛，自孔中

鑽出且還不走，竟飛在老魔頭上釘着。那老魔正飲酒，猛然放下杯兒道：『三弟，孫行者這回化了麼？』三魔笑道：『還到此時哩。』老魔教傳令抬上瓶來。那下面三十六個小妖即便抬瓶，瓶兒輕了許多，慌得衆小妖報道：『大王，酒輕了！』老魔喝道：『胡說！寶貝乃陰陽二氣之全功，如何輕了？』內中有一個勉強的小妖，把瓶提上來道：『你看這不輕了！』

老魔揭蓋看時，只見裏面透死，忍不住失聲叫道：『這瓶裏空着，怪也！』大聖在他頭上也忍不住這一聲：『我的兒啊！瘦者，走也！』衆怪聽見道：『走了！走了！』即傳令：『關門！關門！』那行者將身一抖，收了剝去的衣服，現本相，跳出洞外，回頭罵道：『妖精不要無禮！瓶子鑽破，裝不得人了，只好拿來出恭！』喜喜齋，嘖嘖開關，踏着雲頭，竟轉唐僧處。那長老正在那裏撮土爲香，望空禱祝。行者且停雲頭，聽他禱祝甚的。那長老合掌朝天道：——

『祈請雲霞衆位仙，六丁六甲與諸天。願保賢徒孫行者，神通廣大法無邊。』

大聖聽得這般言語，更加努力，收斂雲光，近前叫道：『師父，我來了！』長老攙住道：『悟空，勞碌你遠探高山，許久不回，我甚憂慮。端的這山中有何吉凶？』行者笑道：『師父，纔這一



去，一則是東土衆生有緣有分，二來是師父功德無量無邊，三也虧弟子法力。」——將前項數語風陷瓶裏及脫身之事細陳了一遍。——「今得見尊師之面，實爲兩世之人也。」長老感謝不盡道：「你這番不會與妖精賭鬪麼？」行者道：「不會。」長老道：「這等保不得我過山了？」

行者是個好勝的人，叫喊道：「我怎麼保你過山不得？」長老道：「不會與他見個勝負，只這般含糊，我怎敢前進？」大聖笑道：「師父，你也忒不通變。常言道：『單絲不線，孤掌難鳴。』那魔三個，小妖千萬，教孫一人，怎生與他賭鬪？」長老道：「寡不敵衆，是你一人也難處。八戒，沙僧，他也都有本事，教他們都去，與你協力同心，掃淨山路，保我過去罷。」行者沉吟道：「師言最當。着沙僧保護你，着八戒跟我去罷。」那猢猻慌了道：「哥哥沒眼色！我又粗夯，無甚本事，走路扛風，跟你何益？」行者道：「兄弟，你雖無甚本事，好道也是個人。俗云：『放屁添風。』你也可壯我些胆氣。」八戒道：「也罷，也罷，望你帶挈帶挈，但只急溜處，莫捉弄我。」長老道：「八戒在意，我與沙僧在此。」

那獸子抖擻神威，與行者縱着狂風，駕着雲霧，跳上高山，即至洞口，早見那洞門緊閉，四顧無人。行者上前，執鐵棒，厲聲高叫道：「妖怪開門！快出來與老孫打耶！」那洞裏小妖報入，老魔心驚胆戰道：「幾年都說猴兒狠，話不虛傳果是真！」一老怪在旁問道：「哥哥怎麼說？」老魔道：「那行者早間變小鑽風混進來，我等不能相識，幸三賢弟認得，把他裝在瓶裏，他弄本事，鑽破瓶兒，却又攝去衣服走了。如今在外叫戰，誰敢與他打個頭仗？」更無一人答應。又問，又無人答，都是那裝聾推啞。

老魔發怒道：「我等在西方大路上，忝着個醜名，今日孫行者這般藐視，若不出去與他見陣，也低了名頭。等我捨了這老性命去與他戰上三合！三合戰得過，唐僧還是我們口裏食。戰不過，那時關了門，讓他遠去罷。」遂取披掛，結束了，開門前走。行者與八戒在門旁觀看，真是好一個怪物——

鐵額銅頭戴寶盔，盔上飄舞甚光輝。輝輝掣電雙睛亮，亮亮鋪霞兩鬢飛。勾爪如  
鏃尖且利，鋸牙似鑿密還齊。身披金甲無絲縫，腰束龍韁有見機。手執鋼刀明晃

晃英雄威武世間稀。一聲嗚喝如雷震，問道：「敲門者是誰？」

大聖轉身道：「是你孫老壽齊天大聖也。」老魔笑道：「你是孫行者？大胆潑猴！我不惹你，你却爲何在此叫戰？」行者道：「有風方起浪，無潮水自平。」你不惹我，我好尋你？只因你狐羣狗黨，結爲一夥，算計吃我師父，所以來此施爲。」老魔道：「你這等雄糾糾的，嚷上我門，莫不是要打麼？」行者道：「正是。」老魔道：「你休猖獗！我若調出妖兵，擺開陣勢，搖旗擂鼓，與你交戰，顯得我是坐家虎，欺負你了；我只與你一個對一個，不許幫丁！」行者聞言，叫豬八戒走過，「看他把老孫怎的！」那獸子真個閃在一邊。老魔道：「你過來，先與我做個樁兒，讓我儘力氣着光頭砍上三刀，就讓你唐僧過去；假若禁不得，快送你唐僧來，與我做一頓下飯！」

行者聞言，笑道：「妖怪，你洞裏若有紙筆，取出來，與你立個合同。自今日起，就砍到明年，我也不與你當真！」那老魔抖擻威風，丁字步站定，雙手舉刀，望大聖劈頂就砍。這大聖把頭往上一迎，只聞挖掇一聲響，頭皮兒紅也不紅。那老魔大驚道：「這猴子好個硬頭兒！」大聖

笑道：「你不知老孫是——」

「生就銅頭鐵腦蓋，天地乾坤世上無。斧砍鈍敲不得碎，幼年曾入老君爐。四斗星官監臨造，二十八宿用工夫。水浸幾番不得壞，周圍挖搭板筋鋪。唐僧還恐不堅固，預先又上紫金箍。」

老魔道：「猴兒不要說嘴！看我這二刀來，決不容你性命！」行者道：「左右也只這般砍罷了。」老魔道：「猴兒，你不知道這刀——」

「金火爐中造，神功百煉熬。鋒刃依三略，剛強按六韜。却似蒼蠅尾，猶如白蟒腰。入山雲蕩蕩，下海浪滔滔。琢磨無遍數，煎熬幾百遭。深山古洞放，上陣有功勞。攪

着你這和尚天靈蓋，一削就是兩個瓢！」

大聖笑道：「這妖精沒眼色！把老孫認做個瓢頭哩！——也能誤砍誤讓，教你再砍一刀看怎麼。」那老魔舉刀又砍，大聖把頭迎一迎，乒乓的劈做兩半個；大聖就地打個滾，變做兩個身子。那妖一見，慌了手，按下鋼刀。豬八戒遠遠望見，笑道：「老魔好砍兩刀的，却不是四個

人了？」老魔指定行者道：「聞你能使分身法，怎麼把這法兒拿出在我面前使？」大聖道：「何爲分身法？」老魔道：「爲甚麼先砍你一刀不動，如今砍你一刀，就是兩個人？」大聖笑道：「妖怪，你切莫害怕，砍上一萬刀，還你二萬個人。」老魔道：「你這猴兒，你只會分身，不會收身。你若在本事收做一個，打我一棍去罷。」大聖道：「不許說謊，你要砍三刀，只砍了我兩刀，教我打一棍，若打了棍半，就不姓孫。」老魔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

好大聖就把身撲上來，打個滾，依然一個身子，掣棒劈頭就打。那老魔舉刀架住道：「潑猴無禮，甚麼樣個哭喪棒，敢上門打人？」大聖喝道：「你若問我這條棍，天上地下，都有名聲。」老魔道：「怎見名聲？」他道：——

「棒是九轉鑛鐵煉，老君囊手爐中煨。禹王求得號「神珍」，四海八河爲定驗。  
中間星斗暗鋪陳，兩頭符裏黃金片。花紋密佈鬼神驚，上造龍紋與鳳篆。名號「靈陽棒」一條，深藏海藏人難見。成形變化要飛騰，飄飄五色霞光現。」

老孫得道取歸山，無窮變化多經驗。時間要大變來相，或小些役如鐵線。粗如南

吾細如針，長短隨吾心意變。輕輕舉動彩雲生，亮亮飛騰如閃電。攸攸冷氣逼人寒，條條殺霧空中現。降龍伏虎護隨身，天涯海角都遊遍。

曾將此棍隔天宮，威風打散蟠桃宴。天王賭闖未曾贏，哪吒對敵難交戰。棍打諸神沒躲藏，天兵十萬都逃竄。雷轟衆將護靈霄，飛身打上通明殿。掌朝天使盡皆驚，護駕仙卿俱攪亂。舉棒掀翻北斗宮，回首扳開南極殿。金闕玉皇見棍兇，特請如來與我戰。兵家勝負自如然，困苦災危無可辨。

整整挨排五百年，虧了南海菩薩勸。大唐有個出家僧，對天發下洪誓願。枉死城中度鬼魂，靈山會上求經卷。西方一路有妖魔，行動甚是不方便。已知鐵棒世無雙，央我途中爲侶伴。邪魔湯着赴幽冥，肉化紅塵骨化麩。處處妖精棒下亡，論萬成千無打算。上方擊壞斗牛宮，下方壓損森羅殿。天將會將九曜追，地府打傷催命判。半空丟下振山川，勝如太歲新華劍。全憑此棍保唐僧，天下妖魔都打遍。

那魔聞言，戰兢兢，捨着性命，舉刀就砍。猴王笑吟吟，使鐵棒前迎。他兩個先時在洞前掙

持，然後跳起去，都在半空裏廝殺。這一場好殺！

天河定底神珍棒，棒名如意世間高。誇稱手段魔頭惱，大捍刀擎法力豪。門外爭持還可近，空中賭鬪怎相饒？一個隨心更面目，一個立地長身腰。殺得滿天雲氣重，徧野霧飄飄。那一個幾番立意吃三藏，這一個廣施法力保唐僧。都因佛祖傳經典，邪正分明恨苦交。

那老魔與大聖鬪經二十餘合，不分輸贏。原來八戒在底下見他兩個戰到好處，忍不住掣鈿架風，跳將起去，望妖魔劈臉就築。那魔慌了，不知八戒是個噉頭性子，冒冒失失的說人。他只道嘴長耳大，手硬鈿兇，敗了陣，丟了刀，轉頭就走。大聖喝道：「趕上趕上！」這趺子仗着威風，舉着釘鈿，即忙趕下怪去。老魔見他趕得相近，在坡前立定，迎着風頭，幌一幌，現了原身，張開大口，就要來吞八戒。八戒害怕，急抽身往草裏一鑽，也管不得荊針棘刺，也顧不得刮破頭落，戰兢兢的，在草裏聽着梆聲。

隨後行者趕到，那怪也張口來吞，却中了他的機關，收了鐵棒，迎將上去，被老魔一口吞

之說得個獸子在草裏囊囊啣啣的埋怨道：「這個狗馬溫，不識進退！那怪來吃你，你如何不走，反去迎他！這一口吞在肚中，今日還是個和尚，明日就是個大碁也！」那魔得勝而去。這獸子纔鑽出草來，溜回舊路。

却說三藏在那山坡下，正與沙僧盼望，只見八戒喘呵呵的跑來。三藏大驚道：「八戒，你怎麼這等狼狽？悟空如何不見？」獸子哭哭啼啼道：「師兄被妖精一口吞下肚去了！」三藏聽言，就倒在地半响間，跌脚拳胸道：「徒弟呀！只說你善會降妖，領我西天見佛，怎知今日死於此怪之手！苦哉！苦哉！我弟子同衆的功勞，如今都化作塵土矣！」

那師父十分苦痛。你看那獸子，他也不來勸解師父，却叫：「沙和尚，你拿將行李來，我兩個分了罷。」沙僧道：「二哥，分怎的？」八戒道：「分開了，各人散火，你往流沙河，還去吃人；我往高老莊，看看我渾家，將白馬賣了，與師父買個壽器送終。」長老氣噎噎的，聞得此言，叫皇天放聲大哭，且不題。



却說那老魔吞了行者，以爲得計，竟回本洞，衆妖迎問出戰之功。老魔道：『拿了一個來了。』二魔喜道：『哥哥拿的是誰？』老魔道：『是孫行者。』二魔道：『拿在何處？』老魔道：『被我一口吞在腹中哩。』第三個魔頓大驚道：『大哥啊！我就不曾吩咐你，孫行者不中吃！』那大聖肚裏道：『忒中吃！又禁饑，再不得餓！』慌得那小妖道：『大王，不好了！孫行者在你的肚裏說話哩！』老魔道：『怕他說話！有本事吃了他，沒本事擺佈他不成？你們快去煆些鹽白湯，等我灌下肚去，把他噙出來，慢慢的煎了吃酒。』

小妖真個沖了半盆鹽湯，老怪一飲而乾，注着口，着實一嘔，那大聖在肚裏生了根，動也不動；却又攔着喉嚨，往外又吐，吐得頭暈眼花，黃胆都破了，行者越發不動。老魔喘息了，叫聲『孫行者，你不出來？』行者道：『早哩！正好不出來哩！』老魔道：『你怎麼不出？』行者道：『你這妖精，甚不通變。我自做和尚，十分淡薄；如今秋涼，我還穿個單直裰。這肚裏倒脹，又不透風，等我住過冬纔好出來。』

衆妖聽說，都道：『大王孫行者要在你肚裏過冬哩！』老魔道：『他要過冬，我就打起禪來，使個搬運法，一冬不吃飯，就餓殺那弼馬溫！』大聖道：『我兒子，你不知事！老孫保唐僧取經，從廣裏過，帶了個摺疊鍋兒進來，煮雜碎吃，將你這裏邊的肝、肺、肚、肺、細細兒受用，還殺盤醜到清明哩！』那二魔大驚道：『哥啊，這猴子他幹得出來！』三魔道：『哥啊，吃了雜碎也罷，不知在那裏支鍋。』行者道：『三叉骨上好支鍋。』三魔道：『不好了！假若支起鍋，燒動火煙，燒到鼻孔裏，打嚏噴麼？』行者笑道：『沒事！等老孫把金箍棒往頂門裏一搥，搥個窟窿，一則當天窗，二來當煙洞。』

老魔聽說，雖說不怕，却也心驚；只得硬着胆，叫：『兄弟們，莫怕！把我那藥酒拿來，等我吃幾鍾下去，把猴兒藥殺了罷！』行者暗笑道：『老孫五百年前大闢天宮時，吃老君丹，玉皇酒，王母桃，及鳳麟龍肝——那樣東西我不曾吃過，是甚麼藥酒，敢來藥我！』那小妖真個將藥酒歸來，滿滿斟了一鍾，遞與老魔。老魔接在手中，大聖在肚裏就聞得酒香，道：『不要與他吃！』

好大聖，把頭一扭，變做個喇叭口，張在他喉嚨之下。那怪嚼的嚙下，被行者嚼的接吃了。第二鍾嚙下，被行者嚼的又接吃了。一連吃了七八鍾，都是他接吃了。老魔放下鍾道：『不吃了。這酒常時吃兩鍾，腹中如火；却纔吃了七八鍾，臉上紅也不紅！』原來這大聖吃不多酒，接了他七八鍾吃了，在肚裏撒起酒風來，不住的支架子，跌四平，踢飛脚；抓住肝花打鞦韆，豎蜻蜓，翻根頭，亂舞。那怪物疼痛難禁，倒在地下。

畢竟不知死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